

# 冬风吹不散黑暗里的光

## 老家的冬

刘世河

冬天,是静的。更静的冬天,在乡村。  
在我的老家鲁西北平原,冬天是一步一步缓缓而来的。先是一层薄凉,提醒人们该添衣服了;接着就是下一层霜,告诉人们快把院子里怕冻的蔬菜瓜果移到室内;最后才是漫天飞舞的雪花,一层一层将村庄密密地盖住,再委托北风以吹口哨的方式告诉人们,冬天真的来了。

辛辛苦苦忙了大半年,到了冬天,也该好好歇歇了。庄稼人干活实在,歇起来也不含糊。他们先将一年的收成归仓入窖,然后关起门来,把土炕烧得热热的,甩掉鞋子,往炕上一跃,或躺或卧,都是惬意。就连院子里的鸡鸭鹅狗,也都开始懒洋洋起来,除了抢食时精神一会儿,待填饱了肚子,便相继溜溜达达地各回各窝。

与冬天的静相吻合的,正是这种乡村所特有的闲。闲得最酣畅的当属乡下人的觉。冬天的他们好像特别能睡,原本这个季节就是夜长昼短,所以这觉便也睡得相当踏实。只有到了晌午,人们才陆陆续续地走出家门。多是一些年纪的长者,他们于大街上寻一处阳光好的地方聚成一堆儿。有的坐着,有的蹲着,还有揣着手背靠着墙根儿的;有的抽旱烟,有的嗑瓜子,还有爱听戏的,搬一马扎,怀抱一台袖珍半导体,边听边跟着摇头晃脑地哼。更有心大量宽的主儿干脆把帽檐往下一拉,遮住整个脸,不一会儿就发出了熟睡的鼾声。直到日头偏西,人们这才悠悠地相继散去。

一会儿的工夫,一缕缕的炊烟便在各家的屋顶上盘旋升腾起来,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荤素素的饭香。猪肉韭菜的鲜香,那是三鲜在煮饺子;一股浓浓的肉香,那是老村家的小鸡炖蘑菇;就属村东头老刘家的动静大,“滋啦滋啦”,一闻就是在炸藕合。乡下人就有这么个小脾气:越闲越吃。

佳肴当前,自然还要小酌几杯。把酒倒进一个白铁的茶缸里,再往烧得正旺的炉口上一蹲,少顷便“咪咪”冒出了热气。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,数叨着这一年来家里发生过的大事小情,偶尔也扯扯闲篇,再关心一下国家大事,不知不觉,这一天就算过去了。

夜越来越深,越来越静,这时的村庄便稍显寂寞了些。好在还有几扇窗户依然亮着,灯光浅浅的,在夜幕中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。

## 稻浪低眉时

袁家莉

拐过最后一个弯,那片金黄就扑面而来,并非徐徐铺展,而是决绝地、汹涌地把满目风景都染成流淌的熔金。不知道是谁先喊起来的,“看!”声音里透着许久未有的兴奋。

田埂很窄,泥土在脚下微微下陷,深秋的阳光斜切下来,给每一根稻穗都镀上光晕。闺蜜们散落在稻浪里,裙裾被风吹起来又落下,快门的轻响此起彼伏。我的手指掠过稻穗,它们沉甸甸地垂着,这种谦卑的姿态,不知怎么就让人心头一颤。

记忆就在此时造访。又是稻浪翻滚的季节,母亲把镰刀交给我。那时的阳光是火辣的,稻穗是带刺的,弯腰,掠过一把稻子,镰刀贴着地一拉——“唰”。

稻叶的边缘利如刀片,我的手臂上布满红痕,细细密密地排列着,汗水滴下来,腌得火辣辣地疼。最难熬的是腰,酸胀难耐。但母亲一直在前头,她的背弯成一张饱满的弓,在稻田里缓缓移动。歇晌的时候,我们坐在田埂的树荫底下,母亲把馒头掰开,把大的那块给我。

眼前的稻浪在风里翻滚,闺蜜们还在找最佳的拍摄角度。夕阳开始往稻田上涂抹橘色的光,该回去了。回头再看一眼,整片田野就像一块没干透的油画布,金灿灿的颜色正要滴下来。我悄悄把偷摘下来的稻谷攥在手里,我要把它放在书桌上,提醒自己:真正饱满的人,才懂得低头。

这世上,又有多少人还在学做一株稻子呢,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我们向着天空生长着,还记得向下扎根的重要性吗?

车子开动的时候,谁都没有说话,窗外的稻田慢慢褪成一片模糊的鎏金,那是这一天大地留给城市的最后温柔。回眸今天,我们来了又走,带走了光影,留下脚印。而这块土地,年复一年孕育着生命的地方,它什么也不说,只是到了秋天风起的时候,再次捧出满野的谦卑。

那金黄的,哪只是稻穗,分明是无数个弯腰的身影,在天地间写下的最朴素的诗行。稻浪低眉的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,我们用尽一生,不过是要学会在丰盈时低头,在贫瘠时扎根。

## “参饭”岁月

陈新才

我的故乡在鄂西北的一个小山村,那里有一种饭食,叫“参饭”。“参”是掺和、融合的意思。在20世纪70年代那些清贫的岁月里,母亲便是用这种朴素的智慧,将剩米饭、剩面条、剩菜剩汤等零碎食材,汇于一锅,慢熬成醇厚温情的滋味。

我对“参饭”的深刻记忆,始于9岁那年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。染了风寒,浑身滚烫,我躺在炕上无精打采。母亲坐在床沿,用粗糙而温暖的手掌抚过我的额头,轻声说:“我儿乖,妈去给你做碗参饭,吃下去发发汗就好了。”

灶房是母亲的舞台。她将铁锅烧热,用铲子从土陶罐里刮下一小坨凝白的猪油。油在锅中化开,冒出缕缕青烟时,干辣椒段与葱段便被果断地投入。“滋啦”一声,一股焦香瞬间迸发,漫出灶房。紧接着,姜末、花椒次第登场,切得细碎的酸菜倒入锅中,经热油一激,酸冽的香气升腾而起。

母亲往锅里添水,烧沸,然后将剩米饭倒入,用锅铲缓缓搅动。她说,要耐心等到米粒都在水中尽情“开了花”,才能下人那些早已软烂的剩面条和洗净的粉条渣。

待到粥饭咕嘟咕嘟冒着泡,将稠未稠之际,母亲撒入最后一把切得细碎的茼蒿与蒜苗。霎时间,几点翠绿点缀于浓稠的饭食之中,一锅灰白顿时鲜活,生动起来。她为我盛上满满一粗瓷碗。我捧着这碗内容庞杂、热气腾腾的参饭,感受着米粒熬煮后的绵软、面条化开后的滑溜、粉条独有的弹滑与酸菜的爽脆。椒麻的辛香,唤醒了疲惫的感官。一碗下肚,鼻尖沁出细密汗珠,浑身的滞重与不适,竟神奇地消散了大半。

这碗因我生病而诞生的美味,很快成了我们兄弟几人共同的念想。更没想到的是,它后来竟在左邻右舍间传出了名声。母亲的参饭,甚至成了我们村的一道“名吃”,时常有婶娘、嫂子们来家里讨教做法。

如今,母亲已离我们而去多年。每当思念如潮水般涌上心头,我和四弟便会相约回到老家。大哥会系上母亲的旧围裙,在熟悉的灶台前,一丝不苟地复刻着那碗参饭。柴火依旧噼啪,香气一如往昔,蒸汽氤氲之中,我们吃着,聊着,仿佛母亲忙碌的身影从未走远,就定格在那温暖的灶膛前。

## 劳动者故事

唐筱毅

大山的东风,是带棱角的。刚到立冬,山就白透了。雾凇挂在松枝上,风一吹,簌簌往下掉,落在他的安全帽上,转瞬化成水珠,顺着黝黑的脸颊滑进领口,凉得他打了个寒颤。他紧了紧工装拉链,手上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藏在老茧里,那是二十多年爆破生涯刻下的勋章。如今他身上又多了一层看不见的印记,胶质母细胞瘤,确诊八个月了。

隧道口的铁皮房里,工友们正哈着白气暖手。“师父,今儿这风邪乎,钻机油管都冻硬了!”年轻的徒弟举着扳手搓手,鼻尖冻得通红。他没应声,从怀里摸出个避光玻璃小药瓶,倒出两粒白色抗癌药,就着保温杯里的温水咽下。

他是隧道的爆破班长,掌了半辈子钻杆,如今左线还差八百米贯通。进隧道前,他照

例绕着钻机转了两圈,粗糙的手掌抚过冰冷的机身,检查履带松紧,钻头磨损。手指头触到金属的寒意,一哆嗦,像触到确诊那天医生的话,“最多一年,好好歇歇”。他当时笑了笑,转身就赶最后一班车回了工地。歇着,不如在黑暗里凿出点光。

隧道里比外面更冷。风从通风口灌进来,呜呜地响,夹杂着粉尘和机油味。头灯的光束劈开黑暗,照见岩壁上凝结的冰碴,他掂起风钻,沉得像灌了铅。年轻时他能单手提钻打六个梅花眼,现在左臂偶尔会发麻,是肿瘤压迫神经的缘故。他咬咬牙,把钻杆对准标记点,启动开关。

“嗡嗡嗡……”钻机的震动顺着胳膊传到胸口,震得他太阳穴突突跳。这是老毛病了,近来发作更厉害,有时疼得眼前发黑,他就扶着岩壁歇上半分钟,从口袋里摸出块硬邦邦的馒头啃两口。馒头是炊事班蒸的,冻得能把药片碾成粉,工友们却抢着吃,说越嚼越香。

爆破前装药最考验耐心。他眯着眼,把冻得发硬的炸药条塞进炮孔,引线要拉得均匀,多一分少一分都可能出岔子。指头冻得发僵,他就往手心哈口热气,搓两下再继续。

工友们不知道他的病,只当他近来爱出汗,脸总是红的。有回隧道顶掉了块冻土,砸在他脚边,徒弟惊叫着拉他,他却笑着捡起冻土块:“这石头懂事,知道给咱让路咧。”

其实那天他头痛得厉害,眼前直冒金星。回到宿舍,他才从枕头下摸出止痛药,就着冷水吞下。手机屏幕亮起,是女儿发来的视频通话请求,他赶紧用毛巾抹了把脸,接通时脸上已堆起笑。“爸爸,山里下雪了吗?我给你堆了个雪人,戴安全帽的!”女儿的声音脆生生的,像山间的泉水。他看着屏幕里女儿冻红的小脸蛋,喉咙发紧:“雪大着呢,等爸爸打通隧道,就回家陪你堆雪人咧。”

挂了电话,山上的雪又大了。他想起上个月,工友们在山口圩集买了烤红薯,裹在棉袄里带进隧道,分给每个人。红薯烫手,甜香混着火药味,在黑暗里漫开。有人说:“等隧道通了,咱就沿着新高速回家,再也不用绕山路了。”他啃着红薯,焦甜汁水顺着喉咙往下淌,心里忽然暖烘烘的,这世上最实在的幸福,不就是有人一起干活,有人盼着回家吗?

入冬的第三天,要进行一次大爆破。头夜的风刮了整晚,隧道口的铁皮房都在晃。他凌晨四点就起了,头痛得厉害,用毛巾裹住

头,在宿舍走了两圈,才勉强撑住。装药时,他忽然感到好一阵眩晕,手里的炸药条差点掉在地上。徒弟眼快,扶住他:“师父,你脸色不对,歇会儿吧!”

“没事。”他摆了摆手,深吸一口气,“这炮一响,就能往前推进三米。”

撤离到安全区,他按下爆破按钮。一声巨响,山摇地动,烟尘从隧道口喷涌而出,裹着雪沫子,在晨光里散开。等烟尘稍散,他率先冲进去检查。岩壁垮落得很规整,没有哑炮。他松了口气,靠在岩壁上,忽然笑了,隧道深处,头灯的光束交织在一起,像一片星海。

风还在刮,从隧道口灌进来,却好像没那么冷了。他摸出手机,给女儿发了条语音:“丫头,爸爸又凿出三米光。”

手机屏幕映着他的脸,眼角的皱纹里沾着雪粒,笑容却比雪后的阳光还亮。

冬风不开大山的骨,吹不散黑暗里的光。那光,是钻机的轰鸣,是炸药的巨响,是一个人在命运面前不肯低头的倔强。

雪还在下,落在隧道口的脚印上,慢慢盖住了来时路。而隧道里,钻机再次响起,向着光明,一寸寸掘进。



金陵秋景

近日,江苏南京燕雀湖,工作人员正在打捞落叶。金秋时节,南京燕雀湖水杉林披上“彩衣”,光影舞动如画。

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

## 山村

阮文生

露珠掉进鸡叫  
和黎明亮到一起

翻卷的槲柶  
在土里落下  
豆子就像戏里的跟头  
滚个不歇  
杂交稻一担接一担  
大地冒尖了  
秋天还在忙着

傍晚村热闹了  
炊烟一笔带过  
樟树旁的大屏幕  
滚动着村里最新的章节

## 大雪

李光明

以纯白,覆盖所有喧嚣  
让尘世在素净里慢下来  
重新学着呼吸

万水千山都不说话  
所有欢喜  
全交给一场大雪纷飞

大地在雪中沉着静默  
冰层下,河流在轻叹  
冻土深处,种子正萌芽

## 落叶

卞广春

有人踏着它去远方  
有人高抛它向太阳  
那泛黄的色彩  
透着澄澈与明亮

繁茂皆成过往  
澎湃的归心化微尘飘荡  
新一轮帷幕徐徐拉开  
融入那片新的土壤

许锋

1991年夏天,我从济南一所铁路学校毕业回到故乡,进入一家大型铁路工厂工作。和所有刚走出校门的青年一样,我心里充满期待,又有些迷茫。

是机械车间。一走进去,人瞬间被巨大的穹顶和纵横的钢梁衬得卑微。耳朵被钢铁奏响,车、铣、刨、磨、焊,各唱各的调儿——刺耳,铿锵,沉闷,激昂。

领到浅蓝色的牛仔布工装和大头鞋。鞋头据说藏着钢板,防砸,挺沉,穿在脚上像压着两个小秤砣。我在维修班,机器出故障,就跟师傅去查看、检修。机器缺机油,就提着油壶去加。大机器换油时,用油壶加那是“蜻蜓点水”,不起作用,要指挥吊车将硕大的油桶吊起来,对准加油口,“一泻千里”。机油亮晶晶的,像北方人炒菜用的豆油,当然,不是那个味儿。机器“安好”、大家忙碌时,我们最闲。老师们泡上一大搪瓷缸子“猴王”茉莉花茶,扎堆“侃大山”。我觉得浪费时间,于是找了块干净的木板垫在膝上,或干脆趴在冰凉的铁皮工具箱盖子上写写画画。写什么呢?技术顶好的老官头,戴着副深度眼镜,话不多,却爱“琢磨”工艺上的小改进,我写

他的通讯稿登上厂报。他再见到我时,推推眼镜,咧嘴笑道,小子,写得不错。很快,不少工友都成为我笔下的一道“风景”。车间党支部书记称我为“秀才”,每回厂报来,他总要先翻找有没有我写的“豆腐块”,然后用红铅笔划上一道,拿到车间会上念。那时,报纸和广播就是大家看世界、听消息最主要的渠道。

车间主任是山东人,豪爽,嗓门大。他听说我爱好摄影,非但没说不务正业,反而大手一挥,指着一间堆放旧配件的屋子说,没活儿时,你用吧。那屋子没窗,一关灯便完全黑暗。我找来简陋的桌椅,买来一手或二手“放大机”“曝光箱”“上光箱”等,设置成暗房。我的那架135型号的“甘光”傻瓜相机可派上了用场。当时用的是“乐凯”黑白胶卷。拍完照,我跑到暗房,冲洗胶卷,晾干,再曝光相纸。在显影液的浸泡下,白色相纸上缓缓浮现机器、师傅、生产的场景,并

越来越清晰,我心里格外欣喜。我想,这一张张鲜活的来自生产一线的新闻照片,一定会得到编辑的青睐。

我将写的稿子、拍的照片往外投。厂报是第一站,接着是市报、省报,还有电台。有“小”工人报,也有“大”工人报。没有“泥牛入海”,回音很快传来——有时是类似明信片用的用稿通知单,有时是几块钱的汇款单,越攒越多。稿费用来购买摄影耗材,当然,偶尔也改善一下伙食。

工厂白班作息是“早八晚六”,中午两个钟头休息。宿舍离厂区不近,骑车20多分钟,中午索性不回。厂子大门马路对面有家兰州牛肉面馆,中午饭点,人满为患,没座儿。我和很多工友就端着大海碗,蹲在门口石阶上“眯溜”“眯溜”。正宗兰州牛肉面讲究一清(汤清)、二白(萝卜白)、三红(辣子油红)、四绿(蒜苗和香菜绿)、五黄(面条黄亮),真香!正当青年,大口吃饭的时候,一

碗面下肚还有点“亏欠”,但工资收入不允许吃两碗。意犹未尽,晚上再补。

夜里值班,又是另一番光景。下午6点接班到夜里12点下班。维修班多时是两个人,偶尔也一个人。没任务时,我躲在班组一角,借着灯光看书,灯光不够亮时,就打开手机筒,或继续在纸上“涂抹”。一页页方格稿纸,一行行写下去,颇有“信手拈来”“文思泉涌”之感。

冬夜里,北风呼啸,有时白雪茫茫。下了班,我骑着自行车在风雪中艰难穿行。现在想来,真是不可思议,我曾那么坚强?在工厂的那段岁月,成为我一生的“垫脚石”。后来我成为记者、“作家”,多次到不同类型的企业采访,看到机器,听到声音,闻到气味,见到工人,觉得熟悉和亲切,也很容易让他们打开话匣子。也便有了更多的文章发表和报告文学出版,里面记录着一个个新时代工匠的奋斗与拼搏,隐约,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# 难忘工厂时光